

嘉興府志

廿五六

			九	漢
		一〇七	〇	書
一	一	三	九	門
六	三	三	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元	九		漢
三	〇		書
函	一	七	
一	二	六	
二	六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79
冊數	16 (13)
函號	292 67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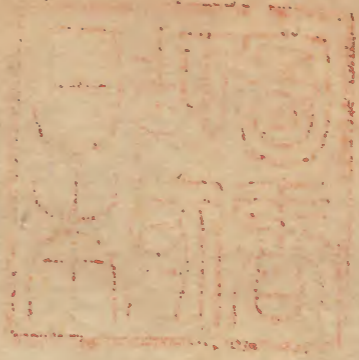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嘉興府志第二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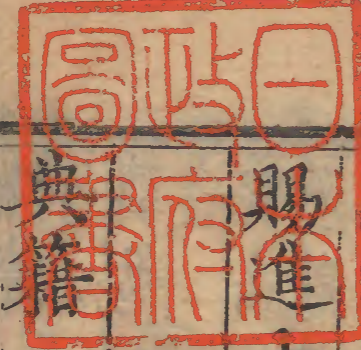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鈞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秀水縣學生員許錫瓚校正

沈德先



本府

宋金陀粹編郡守岳珂痛祖武穆為秦檜冤死政

諸書嘉禾志張元成修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五

嘉興府志
元嘉禾志 郡幕單慶主修

皇明弘治府志 郡守柳琰主修 嘉靖府志 郡守趙瀛主修

慈谿趙紺珠經四卷 郡守趙瀛編 小學史 南宮靖一編

瀛梓三過堂集煙雨樓志 郡守龔勉編 石刻金剛經 郡守龔勉編

龔勉嘉興府志補 郡守于鳳喈主修 醫經六旨 郡人鄒衡補遺

賀岳著郡守劉慈梓行

嘉興縣

唐陸宣公奏議 陸贊 黃檗心要 布

宋禮經會元 葉時 玉照新志揮塵錄 王明清 註解華嚴

經八十一卷 長水法師 中興要覽 開人宏

元易傳大義 鮑恂 姚氏世刻

皇明九栢存稿 呂憲 姚侍御集 姚綬 蘭暉堂集 屠應嘉

樂堂集 孫植 殊域周咨錄 嚴從簡 兩臺奏草 黃正鑾 坡

制草朝鮮典志碧山學士稿皇明文憲 黃洪憲 沈氏

學歿十六卷治統紀畧籌邊七畧古文大學集註

春秋集傳古本參同契解高士彙林 沈堯中 河漕通

考四十五卷 黃承玄

秀水縣

嘉興府志

皇明通鑑綱目續編考正介庵文集原呂襄毅公遺

藁項忠石雲家藏集沈秀水縣志周顯宗秀水縣水利

考林應亮菁陽集選范歷任疏稿吳鵬備倭圖記征苗

圖記歷代市舶記卜大衡門集鄭履經學要義史

學要義卜大小司馬奏草列卿年表考定輿地圖

今獻備遺項篤壽南垣奏疏張應麟經考沈啟青藜

閣集戚元佐寶綸閣集姚弘行成藁沈思南臺奏議

陳奇謀秀水縣志色令李培修部

嘉善縣

皇明嘉善舊志于業十處士傳陸天官紀事表陸申

丞稿陸紀年備考表教家類纂薛厚嘉善縣志邑令

雅修邑人盛袁氏易傳河圖洛書解曆法新書袁

唐表黃編四餘集永昭二陵編年支大周禮衍義宋葉時著

海鹽縣

晉晉書搜神記干南北朝國史紀傳輿地志顧野

皇明名臣言行錄徐海鹽舊志邑令譚海鹽五志

徐泰海鹽近志署縣事推官張吾學編端簡公奏疏

九邊圖誌今言古言徵吾錄鄭許黃門集許相張

方洲集 張寧 周禮音釋 吳昂 錢東畬集 錢琦

平湖縣

皇明東湖遺藁 屠勳 峰溪集 縣 祐山文集 馮汝弼 趙漸

齋集 趙漢 王柘湖集 王梅 滴露軒藏稿 沈懋孝

崇德縣

宋淳祐語溪志 知縣黃元直 修錢四書纂疏六經 達善朱鵬飛同編

集解通鑑集義 輔廣 易經集說讀史纂要 衛富益

皇明崇德縣志 知縣洪異 修續經畧類編 沈宏 崇德縣

近志 知縣陳履修 郡三游草 郭子

桐鄉縣

皇明舊縣志 教諭危山纂 續縣志 錢榮 桐鄉縣志 邑令任洛修

易考易占易竅易準 鍾繼元 桐鄉新志 馮孜

藝文

本府

唐 贈許明府 方干

喜與守志

卷之三十五

四

攜李傳聞風俗好重門夜不上重關腰懸墨綬三
年外身在青雲一步間勤苦字人酬帝力從容對
客問家山昇沉路別情猶在不忘鄉中舊往還

過施水庵

李諤

勝地開蘭若幽尋信短筇僧貧只施水客至但聞
鐘講座天花滿香臺翠藹重何當謝塵綬白社此
相從

秋夜雨中過靈光寺

劉長卿

晤語青蓮舍重門閑夕陰向人寒燭靜帶雨夜信

深流水從他事孤雲任此心不能捐斗粟終日愧
瑤琴

梁 還鄉歌

錢鏐

三節還鄉弓掛錦衣父老還來相追隨斗牛無字
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宋 送羅極知秀州

梅聖俞

陸雲嘗誇千里尊便輕辛酪同埃塵君今得郡正
千里已患無羊厭此珍乃知南北各所樂乘舟不
如乘馬惡水邊不見秦羅敷縱有西施肌肉薄使

君事事未稱意綠水芙蓉定何若

題靜照堂

王安石

任公蹲會稽海上得招提靜觀堂新構幽棲客屢
携飛簷出風雨灑翰落虹蜺投老黃塵陌東風路
恐迷

題靜照堂

蘇軾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
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
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
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媿嬉從之恐莫見况
肯從我為

秀州秋日

沈括

草滿池塘霜送梅林踈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
雲盡潮上孤城帶月回客夢冷隨風葉斷秋心低
逐鴈聲來流年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寄令狐挺

張伯玉

羨君席上碧雲句吟盡江南煙雨春豈惜笙歌連
夜醉且看風物逐春新花開花落何時盡閑是閑

非愁殺人何似陽臺雲畔曲細聲拂拂下梁塵

題聖壽院

曾鞏

一峰瀟灑背城陰碧瓦新堂地布金花落禪衣松
徑冷日臨經帙紙窓深幽棲鳥得林中樂燕坐人
忘世外心應是白蓮香火社不妨藍輦客追尋

元 遊天寧寺

周庶

南朝古寺遠流泉夾道長松翠插天長者布金來
梵刹僊華散綵落經筵自慚朱紱千微祿誰向金
欄問別傳他日一龕容我老看山東上鏡湖船

明 登天寧千佛閣

胡槩

為愛禪房盡日間寒衣高閣共躋攀殘花帶雨簷
前落幽鳥將雛竹外還上下雲帆平望驛參差煙
樹武原山乞身若許歸蓮社願借東林屋一間

復遊天寧

胡槩

興來重過竹間軒軒底清風鶴正眠童子出迎施
問訊老僧延坐話因緣臘梅冷浸銅瓶水春茗濃
烹石鼎煙擾擾時人莫相訝韓公自愛大顛禪

題天寧塵外樓

唐順之

閒裏香臺盡日登默然一笑又逢僧衣裁野薜緇
塵淨飯試山精石鼎蒸大士西方談實相僊人東
海說飛騰人間多少亡羊路一一行來也未曾

次韻

羅洪先

高閣春殘始一登忽忘去住似遊僧齋鐘已罷鳥
初下江雨欲來雲自蒸笑指風旛看動息屢從火
宅試飛騰年來漸解無生法誰信身前也試人

莫叅政携飲天寧寺

王世貞

東風依步屨愛此禪房幽一雨忽秋色諸天來
膜

愁鳥隨托鉢下僧逐鳴鐘收尚有
宿留 三車喻能同信

靈光寺

項忠

荆棘蕭條梵宇寒籍君捐帑復莊嚴紺園雨過琪
花潤碧殿雲間寶樹妍高閣夜聞禪衲頌蠡湖時
傍隱君船已知福慶原無盡留取餘光裕後賢

杪春同諸友登毘盧閣

項元淇

錦閣攀依敞四臨丹霄延佇俯千尋散花往往迎
香藹清磬時時度遠音城引溪流縈若帶日披海

島盡成金共憐勝地開祇苑暫借春風款道襟

過天寧法舟禪堂 戚元佐

卓錫幾年至松燈一草庵榻虛雲共住定起鳥來

叅罷衲人間相蓮文世外談平生玄寂意長此對

瞿曇

金明寺佛閣 范言

湖曲深藏寺城陰別起樓登高公事了避暑醉鄉

遊淨啓青蓮社晴分白鷺洲凭虛問牛斗江漢幾

時秋

劉太史桂司諫典試浙藩嘉禾得士最盛事

竣還朝賦謝 劉應鈞 郡守

新命霏霏映斗芒遥瞻紫氣下錢塘青藜夜照珠

光燦金馬秋馳桂子香治郡自慚非渤海空羣獨

幸有孫陽魚龍徙卧驚吹篆煙雨樓頭醉羽觴

風清南國關賢扉蘭省聲華動棘闈鳳采翩翩占

呈瑞天香冉冉襲人衣遥聞帝室連青瑣坐看文

星燭紫微此日漢庭誇得士治平猶幸借餘輝

登金明新閣 龔勉 郡守

軒窓弘敞閣初成郭外烟霞入望明孤塔干雲文
筆聳雙湖浮玉畫橋橫翻疑唇氣生滄海不道樓
居在化城勝地况憐知己集肯辭沉醉負高情

遊金明寺

李培 邑令

高閣憑虛色有無千峰遙落小蓬壺瑤臺夜靜雲
來影寶鏡空懸海吐珠萬壑踈風歸半榻一天孤
月照雙湖登臨不盡招提興水面長虹飛錦鳧

嘉禾十詠

沈堯中

秋到園林萬寶成何如瑞谷此中生太平無事家

家樂共醉春醅說雨晴 右嘉禾獻瑞

澄流屈曲抱城隅何事滌泗五色殊幾欲燃犀窺

水底恐驚神物又躡躅 右秀水揚輝

尋常烟雨渺茫茫春到樓船共頡頏極目平原開

錦綉不堪鶯燕踏花忙 右灑湖春日

五龍橋畔水滄淵紅蓼花翻起素鴛只為湖頭秋

色好彩雲扶下一輪圓 右鴛湖秋月

誰道城東煙雨多半村桑柘半村莎山深不識朱

衣吏春社年年燕子過 右苧村煙雨

傳說瞿耶擁雪嵐何時飛到郡西南朝來閃出現
瑤樹百丈精光上下參 右真如雪霽

危樓百尺傍龍湫上下空洞勢若浮盡道聲聞入
三昧一時喚得幾回頭 右景德晨鐘

東峯翠光勢參天夜夜燃燈照大千願得衆生心
地朗一毫光裏現青蓮 右華嚴夜燈

南谷長溪一望平天風吹送數帆輕快心只問前
途事回首青山幾度更 右長水飛帆

鳳凰洲在水中央堤柳參差岸芷香日暮歸人喧

渡口獨留漁父醉斜陽

右雙溪夕照

嘉禾四咏

周紹濂

望吳門外水如油灑瀨騰空暎鷁舟莫是西施曾
濯纈至今人羨錦江頭 秀水揚輝

珠林寶地雨優曇別放光明一水南百丈浮圖凝
曙出儘令人作白衣叅 真如雪霽

鴛鴦湖畔水西頭高閣凌空上界浮日日蒲牢聲
法界鉢中驚起卧龍遊 景德晨鐘

叢林平地耀金蓮火樹光浮不夜天傳與世途休

曖昧照人方寸在東禪
華嚴夜燈

金明寺佛閣

卜曰又

和風香閣一簾開
城上湖光入酒杯
震澤晚烟歸
畫舫吳宮殘
月照粧臺雲迷驛路
春帆遠地盡南
天越鳥來往事千秋何處是
夕陽踈影下蒼苔
高閣凌空百雉分
湖天晴靄散氤氲
僧歸攜李城
邊月鳥帶秦谿渡口雲
春樹幾家依綠水
海門千嶂送斜曛
憑欄無限鄉關思
日暮鐘聲兩岸聞

漢 哀時命賦

嚴忌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
夫何予生之不遇時往者
不可扳援兮來者不可與期
夜烟烟而不寐兮懷
隱憂而歷茲歎愁悴而委惰兮
老冉冉而逮之居
處愁以隱約兮志忱抑而不揚
道壅塞而不可通兮
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
采鍾山之玉
英擎瑤木之禪枝兮望閭風之板桐
弱水汨其為
難兮路中斷而不可通
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
羽翼而高翔廓抱景而獨倚兮
超永思乎故鄉身
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
當冠崔嵬而切

嘉興府志 卷之五
雲兮劍淋漓而縱橫衣攝葉以儲與兮左祛桂於
樽桑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鑿
枘於伏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願尊節而式高兮
志猶卑夫禹湯俗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予之從容
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甌窰
兮蜚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兮固將愁苦
而終窮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復世之塵垢孰魁
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為室兮下
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宇

虹霓紛其朝霞兮兮滢滢而淋雨怊茫茫而無歸
兮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僊
者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喬而為耦使臯揚先導
兮白虎為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
與鳧跼跼以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處卓卓而日
遠兮志浩蕩而傷懷鸞鳳翔于蒼雲兮故矰繳而
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網羅如貪餌
而近死兮不如下遊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甌
侵辱之可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

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概塵垢之枉攘兮
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
聊竄端而匿迹兮嘆寂寞而無聲獨便娟而煩毒
兮焉發憤而紓情伯夷死於首陽兮率天隱而不
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懷瑤象而
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漫
而不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憊怛而萌生願一
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宋 興聖禪寺記

婁機

嘉定元年九月權發遣嘉興府事臣希道言臣所
領郡治嘉興縣縣丞之廳正寢東室實維孝宗皇
帝慶毓之地七紀于今丞轉相授與常官舍等無
以稱神人扈仰之意臣至之日始徙丞居即加汛
掃繚以周櫺崇護之禮懼未弘也粵產生徒閭井
耆老麋至謁曰往年秀以列州得名為府近者士
不繇貢羣試春官亦惟毓聖之地樞電所屆昭示
渥恩而龍戲之館赤照之宮獨後表章豈非闕典
臣希道竊伏思念廢寢與食爰即故府是諏是稽

恭惟藝祖皇帝太宗皇帝赫靈誕聖于汴于洛後
即其地咸建佛刹曰應天曰啓聖英宗皇帝繇齊
州防禦入繼大統州陞節鎮是曰興德潛邸為寺
亦泐厥名載在策書可援為比臣希道猥玷屬籍
系為秀安僖王曾長孫臣祖嗣王臣伯珪嘗欲建
請未及聞上纘成先志責當在臣况復際遇叨守
是邦今而不言死有餘罪願即承廳改創佛寺且
以臣疏下之中臺討論舊章貴以名額仍陞軍號
得偶齊鎮上以慰孝宗在天之靈下以表臣民推

尊之敬抑為薄海生聚祈貺請福臣希道謹昧死
以聞十月甲午詔禮部太常寺擬定禮部尚書臣
時侍郎臣奕太常少卿臣燮奏嘉興府擬陞為嘉
興軍嘉興縣丞廳宇擬更為興聖禪院十二月戊
辰制曰可秀人聞命驩聲如雷郡以制書從事務
揭軍名廼遂庀役撤廳創寺斤工墨師勸力子來
明年十月寺告成重扉伉壯兩廡深靚左右複屋
棲鍾若經中儼神御前殿後閣列署諸佛菩薩丈
屋以居上首閱堂以容緇徒齋寮庖廩凡叢林梨

撫靡一不具為室大小合二百餘間輪奐壯麗為諸刹甲園觀和會拜跪瞻依謂宜有紀昭示臣機俟臯政府與聞奏請詔報本末永興又鄉郡也僉諧授簡不得而辭迺拜手稽首言曰惟聖篤生膺圖授籙天實啓之儲祥孕靈地實成之渾淪冲漠妙於天者難以智窺扶輿鬱積發於地者可以域攷瑤光感顓昴宿標禹傳雖不誣驗之無朕至若舜之諸馮文之岐周輿圖昭然千古在目臣子之於君父也坐見於墻食見於羹精誠所存隨寓而

著過虛位必趨遭乘車必下因物起敬儼如參前而况地靈所鍾聖蹟所肇委置堙沒弗虔弗蠲人謂斯何皇上昭茲繩武適追來孝宵衣菲食必勤必儉立政官人克明克謹設施注措動法孝皇至於恢顯之章尊崇之典事事物物極其豐備矧三朝成憲炳然如丹宜乎覽郡守臣之奏詔亟俞之惟恐後也若夫建明之宜奉行之恪經始之審告成之速費不害公役不加民則臣希道之績視公子奚斯為罔愧臣既叙次其事俾鐫諸石

明 嘉湖兵巡道題名記

湯日昭 兵憲

嘉禾當吳越之交東南距海西北控湖奸宄出沒
孽牙之萌蓋相尋于其間夙稱難治云國初設民
兵萬戶府未幾旋革所增介胄士僅以供海上而
居中彈壓以臨制四方者未之及也嘉靖中葉島
夷內訌蹂躪屬邑致厯朝廷南顧之憂始命總督
大臣提督軍務爰即臬司分署建立幕府當是時
胡公宗憲劉公燾實成偉功地方賴之已而當事
特請設備兵使者一員駐劄經理而浙西三郡屬

焉蓋其專也嘉靖丙寅海氛寧謐乃議革備兵專
官而總其事於分巡命曰兵巡道簡書申飭視昔
有加雖所轄止嘉湖二郡而事權愈重職任愈難
稱矣然溯初迄于今無慮數載蒞斯職者殆無虛
宇而題名之石缺然乃令垂休者堙沒弗彰繼躅
者從違靡據余甚慨焉爰稽官署沿革之由并涉
宦之名氏與其履歷歲月悉勒石以誌不朽因敢
諗諸同志者曰熙朝按察監司之設即先代觀察
肅政廉訪遺制與內臺實提衡而理厥惟重矣吾

儕分蒞茲土其務貞憲肅軌外攘內輯以克稱厥任且曰巡則有省方安民之義曰兵則有建威消萌之義顧名繹旨可不慎與且今海氛未靖武備單弱識者寒心幸今天子威靈遐邇可保泰寧脫也旦暮有急何以譚笑樽俎保障與區撫時慮患可不慎與故勒石于第志不朽也將令覽者屈指而數曰若以功名終若以道德重若者聲泯無聞若者貽垢未滌則是石也固妍媸之鑑而趨避之模也斯余立石意矣嗟吁峴嶺之碑潮州之石

歷千百年而有勝色者則羊叔子之賢韓昌黎之重不則上負吾君下負所學令賢豪有道之士羞與之伍寧不愧余九地哉余不敏敬志歲月以俟後之君子

嘉禾記

楊繼宗

郡守

大明成化九年秋八月本府秀水縣時清北都暨象賢二十二思賢三十二等都嘉禾盛生遠近咸有郡人范俊等以盆植之馳獻于府每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莖五莖秀四五

穗者亦有之但不如二穗三穗之夥竟畝計之一
 莖三穗者或一二百莖一莖二穗者或數千百莖
 本府經歷司蓮缸內栽稻二本亦如野外生莖秀
 穗考嘉禾志吳黃龍三年由拳南都野稻自生改
 名禾興志瑞也赤烏五年因立太子和改為嘉興
 避諱也自黃龍三年距今癸巳歲千二百六十有
 七年而嘉禾復生乃氣運循環使然也用附于志
 以記歲月云

郡守楊公去思碑記

支立

成化元年夏刑部主事楊公來知嘉興府事不挈
 家累惟一幼子自隨以廉律已以正接物權勢不
 可奪請托不可行事有病民者雖上官之牒亦格
 之而不行有利民者雖一時之禁亦為之而不顧
 九年之間豪貴側目強梗遁迹磨牙抵掌混淆白
 黑者噤莫敢動由是官屬肅於庭編氓樂於野商
 賈集於市三吳兩浙翕然稱為賢郡守九載滿以
 素苦風痺疾遂治行訪醫是日郡之君子庶民耆
 里環府門送行者數千人雖疲癯行丐者亦皆扶

蓋携孺奔呼嗷號至一舍許知不可留乃合辭請
曰公既不可留矣願乞一物以慰吾民後日之思
公不得已解青紗衣以遺之耆老周實輩以衣蔽
之髹櫝置諸三賢祠右方乞文記之夫為官莫難
於守令為守令莫難於不屈於勢不疚於利屈於
勢則縱惡戕善疚於利則厲正黨邪政事之害莫
有甚於此者公之為政大率以此二者為先宜乎
得民心愛戴之如此也公名繼宗字承芳山西陽
城人

重脩郡守黃公墓祠記

呂穆

按郡志黃公諱懋字子勉元氏人正統初由進士
知嘉興府剛方廉正子惠困窮力除奸弊奏築捍
海隄尤注意學校拔王大父文懿公于諸生又躬
校督之人才聿起郡人戴如父母歷任九年陞福
建布政還率嘉興子中領浙省鄉薦墓在嘉邑北
板坊正德間因其子孫賣廢太守徐白泉公盡收
復其墓地計五畝五分仍追買戶所得歷年餘息
建祠于墓前越今五十餘年伊孫又欲以墓田易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之黃澤未絕如綫悲夫穆約王君儒沈君玄華宗
君弘暹項君元濤具呈于縣未行幸鏡川徐公來
守茲土予輩復為具呈公力任其事禱其房地歸
諸黃裔之能自立者如徽徹袍等仍給帖付照使
之歲時伏臘祀掃不絕雖然復其故跡有太守矣
倡茲義舉有吾儕矣為黃裔者倘復不克世守如
再鬻爾地廢爾祠毀爾碑使兩徐公及吾儕恢復
至念又望後之士大夫振舉焉若輩亦不能見先
人于九原矣黃氏子孫曷勗諸是為記

嘉興三郡守生祠碑記

賈名儒

嘉興郡城西驛路景德寺左方有三太守生祠一
貴溪徐侯諱盈一進賢何侯諱祉一安福王侯諱
學孔鄉人尸祝重遺愛也徐何舊有碑記徐碑戴
經撰何碑周崑撰二侯清白守己節儉愛民大畧
多同王侯嘉靖癸未進士初再任皆松江推官有
明允聲陞刑部主事執法忤權貴謫貴州都司經
歷尋陞湖廣長沙同知論定陞嘉興知府嘉興東
南要郡地衝賦重每難其選乃侯稱得人焉侯蒞

郡約已節費釐弊革奸已亥庚子連歲旱蝗侯齋
 戒步禱雨雪靈應隨又發粟賑貸又課民捕蝗易
 以粟如量蝗遂息時又疫侯曰其咎在獄乃大洗
 雪狴犴一清疫勢頓歇乃獲有年侯寬厚慈仁臨
 政時未嘗妄撻一人有蒲鞭之風三年政成則又
 毀淫寺更為育才別館羣八校穎異士優養之自
 此人文盛于東浙矣時城西呈五色水嘉善麥秀
 兩岐皆德化之感召也郡堂前雙古栢交道虬枝
 偃蹇狀如犀羣侯出入喜之因支小坊題曰盤桓

錯節實寓已意鄉人追念侯德以比甘棠云

嘉興府題名記

鄭曉

江南九省浙為大浙十一郡嘉興為大嘉興據湖
 海之交平田曲澮饒稻梁有魚鹽窳果之利士重
 廉節耻馳競齊民勤生耕織蠶畜務蓋蔽又鮮兵
 革不虞之患故嘉興易治然賦日繁壤則錯出制
 地征者時時曲筭裁濶狹以故黠胥能上下奇羨
 為奸利東並海築堤歲役幾萬人勞費無休時俗
 且近侈或矜勝相訐豪兼魁宿之家徃徃設財役

貧又當傳道飭館勤候煩亦不易
治治嘉興者知府負一人同知通判推官五人知
府古太守所謂吏民之本同知通判推官佐太守
者也嘉興開府百六十八年未嘗有題名之刻建
康司馬公曰名不題何以徵文獻識感否懸勤沮
乃樹碑於堂書其氏名而繫之字里官秩問記於
余余曰唐人有言居官而自記媚已不居官而代
人記媚人公非甘媚者也今登斯石者孰非作人
之選其德政入人深至於今思之不衰者楊公繼

宗徐公盈也夫宦於茲土孰不欲尸祝茲土然率
愆其素者勢法易倚寵賂易遷名實易眩力之弗
逮而志之弗堅故也是故為人牧者貴有真誠惻
怛之心為國家根本深長之慮夙夜為民造福耳
材用有短長幹局有精拙蒞官有久近有遇有不
遇毀譽有不齊皆非君子所謀也司馬公以南臺
御史守懷慶有成更賢於茲闔霽雄敏劇劇有餘
才察察高君晉君張君又皆以文章政事相益共
濟可謂一時之盛嗟乎人心無常急于風電不渝

不沮克終永譽顧於斯石不有深省乎

郡守劉公生祠記

賈名儒

嘉興郡治南折而西九百武奇有僧寺曰報忠寺寺之坤隅則太守唐巖劉公生祠建焉公之初來也值連歲夏旱公曰咎在守即躬自貶損步禱山川諸神令民開濬溝洫隨賑其窮乏者天為降甘霖歲即大有後三年倭夷入寇公毅然以身任軍旅初寇且薄城公車騎出城外號市民亟驅入城不移時賊縱火焚燒男婦得脫于灰燼者無筭是

後崇修郡城築隍儲糗備器械簡師徒諸戰守之具無不亟為之備者隨築平湖嘉善崇德桐鄉四城區畫綜里不弛不擾內治既固民心協和故諸閩帥及調集客兵得以展布於外兵威大振嗣後鸚湖抵王江涇日夜轉戰馘賊二千餘級號稱大捷是時嘉郡危若累卵矣先是當事者撫御稍乖一二不逞之徒譁然揭竿流入倭黨幾致大變向非我公鎮靜恩德素孚潛消禍釁安望其有後日之成功也哉公又慮城守乏水泉捐俸金倡民鑿

井民歡趨操畚鍤從事數日間成百井記在別石
公曉星曆每歲終必頒春圖于民與曆並行使知
趨避又刻醫經大旨四卷行世惠民濟生靡所不
至其他肅紀綱敦風俗美教化懿德雅道難以縷
數終公之任郡中不聞有急步疾呼而姦宄自無
所宿其科目登薦十倍往昔愷悌作人之功稱特
盛焉既五載天子嘉公偉績陟浙江按察副使
行時士民遮道留之不得因建祠祀之庶慰去後
之思乎公與人有畛域未嘗以顏色假借而獨視

小民煦煦然真若赤子宜民之不能忘情于公也
公名慤字致卿別號唐巖江西萬安人嘉靖甲辰
進士起虞部郎祖廣衡大司寇父玉少司寇世篤
忠貞為名臣家學淵源蓋有自云

郡守侯公生祠碑記

范言

吾郡雅崇直道蓋有三代遺風焉太守蒞郡初迎
謁慶問罔敢弗虔去而感之則建祠立碑肖像秩
祀以圖不朽其或恣睢骯髒則碩鼠大東得以鼓
舌而巷議之上抗權力下愧私昵美刺抑揚曾無

忌諱其亦直而過於激者哉守之賢者在 憲皇
帝時則有若陽城楊公繼宗蒞任九載官舍蕭然
一意以約已裕民為務併夏稅於秋徵給月糧於
貧匠剏明清介上徹宸聰精誠格天嘉禾呈瑞終
都御史郡人懷思里聚而野祭焉諸生懼其瀆也
始請祠諸郡城載在祀典 教皇帝時則有若貴
溪徐公盈勵士勸農明法飭禁聖駕南巡宗藩倡
亂列郡騷動嘉獨晏如公之貺也亡何被讒去郡
人伏闕訟寃者再獲復任加級今 上皇帝時則

有若進賢何公祉以前給事中罷去治郡不久而
清潔方嚴視二公無愧焉今並祠西郭龍淵之上
萬安劉公慤清謹剏介海寇薄城下晝夜巡陴間
衣不解帶者累月供餉百出未嘗科及小民士民
德之祠祀城中顧樞隘未稱耳繼是則有若掖川
侯公東萊敏達爽明祛吏弊恤民隱恩覃七邑麥
獻兩岐其治行之著吾不知其與四公者相上下
而築城斯舉永世攸賴高墉懸壁嚴拆重關且工
集私傭費儉公帑民不勞而事集功亦偉哉昔周

嘉興府志 (卷之三) 十一
城洛邑聿修元祀而捍患定國法施于民亦祭法
之所必舉也歲甲子父老因擇地于徐何二祠間
而倪有孚有觀割田十畝以供歲祝先是徐何二
祠成守僧戒性受田六十四畝奉香火茲三祠者
永永鼎峙矣

郡侯李公去思碑文

范之箴

今歲春王正月朔吾郡思訥李侯述職皇邑先是
督撫中丞暨監察侍御史諸公按郡咸嘖嘖譽侯
於是賢聲馳於兩浙薦剡盈于公車秉銓者方議

陟崇階會有諛侯于司諫者事率不及明竟以
萋菲言附焉書聞覈衆得顛末詔乃移侯於蒼梧
郡嘉之公卿大夫士暨諸父老聞蒼梧之命罔不
愕然相顧失色為之語曰夫選賢出牧凡以為民
民且安之復移侯而西如吾民何侯自握符吾越
夙夜憂勤揚輝舒化他郡莫及焉故暮年而廉威
著再暮而仁信敷三年而帑廩實四年而刑政省
五年而禮義興風教備其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
有八其一曰興學校以育真才其二曰重民事以

備災荒其三曰飭吏胥以清弊源其四曰布公敏以杜寃誣其五曰戒羨餘以紓民困其六曰通有無以濟匱乏其七曰勤咨諏以防壅蔽其八曰絕饋遺以示刑範如之何勿思予曰思哉於是父老薦紳復譁然不平仰天太息曰使予等所言皆聞于當路必將擢之華顯垂勸良牧今胡奪侯之速而復令左遷遠役耶予曰迂哉言也夫終始不可易者臣之節也利鈍不可必者士之遇也漢主右文賈誼寧免長沙之謫孝武圖治汲黯卒有淮陽

之行古之蓋臣才士屈伸否泰如環無端焉第父之論定無失令名足矣若侯之偉業則固有在况夫蒼梧者介百粵五嶺之中連七澤九嶷之勝今行軍司馬駐節于其地非文武兼才曷克勝任從此令德日宣榮問益暢藩臬臺省特反掌耳無庸惜侯之未遇也第懷其德而思之即沒世無忘可也僉曰然遂相與詣范子再拜請曰於乎匪子曷以頌侯于是范子拜而受之曰於乎匪李侯賢人其謂予文諛矣乃琢石紀思而繼之詞云

郡守黃毅所海塘奏功序 黃洪憲

今皇帝五年天下吏當朝正月浙撫臣奏嘉郡海塘工鉅請留李太守董成卒報聞罷而李公因中蜚語徙守梧鄉大夫集都下者相視而嘻曰縣官不念海菑耶何為徙李公李公去而天官推擇可者以毅所黃公名上制曰可鄉大夫拊髀爵躍慶太守得人復相與諗公曰敝郡介在東表往遭兵燹仍以水旱物力詘而民阡于危亡賴聖朝德澤賢有司先後噢咻之郡稍安堵今不幸罹海菑蕭

然煩費士民思見明府如百漉之仰膏雨焉願明府自愛黃公獵纓而語曰唯唯否否竊聞之災由人興故五行志曰奢侈逆祀厥災水又曰政令失時誅罰絕理厥水流入國邑夫政之溺民甚于海故曰防民甚于防川吾不及目擊海患願圖所以固吾防者鄉大夫稽首曰幸甚于是明府蒞嘉約已裕民敦道範俗其為政要在禁煩文省浮費崇教化之實每月朔羣子弟讀法曉諭教訓之俗用少變蓋自吾奉使而歸也見鄉士大夫宴有常品

少年多逡逡禮讓鉅鑄利而倡優拙鳴桴稀于道
庶幾哉廩廩嚮化矣人謂公下車以來天無颶風
海無怒濤公亦時調錢穀嚴勾稽以助隄繇故不
踰時而塘工告成東南永賴督撫奏功狀上晉秩
錫金有差而公首膺寵錫諸屬邑令徵余言為賀
余故述其治行所為弭患防災者嘗不在經營畚
耒之科也昔成周盛時道隆化洽越裳氏重譯而
至曰中國有聖人海不揚波今天子冲聖方隆
成周之業得長厚如公者破觚斲雕順流與民更

始將風移俗易海宴河清兆民函蒙祉福何論嘉
郡頃天曹業已奏最有如一日降璽書召公入朝
問何以治海邦公惟曰聖德日隆海波永且不揚
臣何功之有顧毋効渤海太守曰此下里黃生言
也

重修方侯祠碑記

姚世華

往余聞方大夫言夫善陽也而為善宜陰彼夫矜
詡之士侈口而譚與屬垣而聽者胡渠得名陰為
善也以故大夫所至引割不欲令人俛知之而俛

德之其卓卓者具傳誌中可臚鏡已而最與郡中
二三諸績學君子心旌雅相契晤居恒納履大夫
帷下商隲今古時時從榜笞析揚按轂溷耳中以
其間輒為諸君子挾冊授經生業驩然彌日未幾
遷武林守積用勞瘁以斃攜李諸人士遙為位奠
哭特建祠祠大夫業樹豐碑者三于孔道當龍淵
之西南陬是時倉卒舉事甫數朞廢弗支祠傍
居民悲思大夫異時安定功為迎而度置其像設
于三塔寺中吏民赴祠工者以百數未閱月告竣

復為勒石以垂永永嗟乎余不能名大夫善第建
大夫祠成五六年餘而縉紳學士過之疇有不歛
容正色起敬者故所嚴事諸學博弟子疇有不覩
而心纏然肅貌栗然加莊者所拊循諸下隸及里
中孺穉疇有不低回嘆息不能去者其摧剝也疇
有不涕泗承睫不忍頰睨其葺而重丹牖之也疇
有不欣然而鼓舞也者則大夫往嘗言為善宜陰
足徵已

郡侯龔公生祠碑記

陸光祖

當公之蒞攜李報最而薦紳大夫博士弟子諸吏民慮公遷則走數千人白中丞臺乞留公中丞以疏請報可為之增秩予俸其又二年晉公秩叅浙藩政則復走數千人于中丞臺所留公中丞曰此君天下才若乃欲以一郡擅耶格不可歸而丞擁公輿號泣使毋行公好謂曰吾尚未去浙且終不以浙故而後攜李于時遷延緩轡彌旬月迫期乃發則又相率走數百里率公裾不忍別蓋荐紳大夫悵悵若失侶博士弟子若失嚴師諸吏民若失

怙恃相顧歎咤曰安能兩公身以覆庇我公素寬大長者自其令嘉興時于攜李為嚴邑素得士大夫驩迨公為守把臂交好彌篤然公持大體其以干謁請冠蓋踵至未嘗曲徇士大夫顏色即有倉卒中萋菲公必從中力解所推轂故人子弟靡間存歿甚有肉其骨而起之者士大夫以此嚴重公愈益交驩公是時學士爭習為恢奇倣詭以駭人目公諄諄庭諭諸生胡不遵正始途而趨他徑也其課士業以身為率不數畧文成簡遠有度與成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五 世一
弘間先輩埒亡何天子降明詔釐士習與公意兩
相繫郡邑士伊吾手公文不去口至紙為貴瞿然
爭矩矱公公治郡大約以愷悌輔三尺而行不苛
小以此人人爭樂事公而會歲入歛有議裁役夫
者公謂是察淵中魚此曹不衣食縣官所毋乃驅
之萑蒲乎緩其議不行諸吏士賴公全活驩呼之
聲不絕又邑中有重役總勾稽籍歲命富人子一
人受事割產數千百緡公亟白當事者裁格募謹
厚長年代之費歲不數鍰諸所捐無名征與一切

賑恤令指不可縷屈屬有巨猾以間誘致少婦弱
女與稚子為土室而窘之道路夫哭妻父哭子踵
相接公廉得其情立斃猾杖下父子夫婦復相保
聚人人籲頌曰神君神君云大約公為政慈仁而
不必盡帝吾恩畫一而不必盡行吾察世之名能
知公者見公于中貴人監司勢力把持公嶽嶽爭
朝廷大節不少遜以為公端見公延故人子開襟
投分如家人子父歡緩急立應以為公厚見公提
身凜若冰蘖奸猾吏民惴惴守功令至儻行不敢

縱以為公嚴見公有大度恬穆自如時時于不辜
多所縱舍絕無沾沾尾瑣態以為公寬見公決讞
日數百牘幽憤立雪無不人人厭意去以為公明
見公水旱露禱所拊循衣食饑寒民歲可數萬指
以為公慈而不知公之為德攜李淳泓閩憚若暘
雨若春曦稿者發榮暗者昭夏百昌皆遂而不尸
其功是乃所以為公也公去未幾以賀萬壽行道
經攜李士大夫爭持牛酒出數百里迎公堅握公
手絮絮語不置曰公實生我吏士伏地泣拜公曰

公去而吾輩日衣短後蹙蹙行風雨中歲饑曾不
得半菽以充飽公胡去也其里中兒挽公綽走百
里不頓舍曰公在五六年民無流亡即有流亡公
必先期賑今胡能起白骨而糈也而其婦孺又驚
相謂曰何為久不見豐面方願太守公擁肩輿馳
道上行哉是福星也近乃聞復過吾里中吾乃不
能從舳艫後一望見公柰何已又與其父老嘆咤
曰安得兩公身以覆庇我則又曰庶幾設像而祠
之以寄朝夕思乎行求公先所建育材地鳩工庀

材不日而堂廡翼然告成矣已復嘆曰夫像能貌公烏能代公為政也已復有相慰籍者曰海內仰公不啻黍苗之仰陰雨顧安能百公身分布之異日者公為九卿三事其受職也大其庇物也宏吾檇李將與有榮施彼夫有楹中立而像赫奕者獨非公神遊地也耶公祠行且徧天下矣

郡守伸齋王公生祠碑記 沈思孝

蓋聞皇虞咨牧十二州之命始隆有漢指守二千石之寄爰重然事權殊則委任同執而布宣上意

用釐蒸人一也是故愛罔愆乎牧德庶不失於守義雙媿畢備足愜有官藉匪由中莫克永譽若夫飾政者寓剝於拊餌聲者韜黯以貞民將日就槁落彼獨特採榮華積愚可蒙斯昭在監久當追訾何望懷慕古初渺矣書傳所畧龔黃以還可得而論固云代有其人終然世鮮其業徽音雖遠芳武可循乃復有零陵王公諱貽德字師禹受玄懿之正性而道含冲漠挺堅孤之上操而治首清淨歷典州郡夙著馨烈稍陟曹署一麾出守顧郡當吳

越之交地距滇海之澈周羅七邑旁眺五城烽鼓
 時動舟車駢會儒雅雖足可觀輕黠最稱難治况
 乎霖潦蕩溢于前驕陽焦灼于後凶饑再罹伯彊
 厲野無青草衢交白骨飯稻羹魚之民不厭糠
 糲走馬之塲盡成墟里而公賑匱弭釁知營
 救瘠補病沐食遑暇襍凶札以精誠煦凋萎
 豐淑軒順天道胆灑時若完保千里沃土更闢
 無衣反餘袴之諺艱食瘼多稌之詠懼仍靡泰率
 儉防佚繭絲之憂殷而服御重澣拔葵之志切而

年壬辰 廷計羣吏得公治狀 上曰予聞遂以
 在郡清苦拔置高第海內有識莫不歎允厥後故
 吏門生郡邑父老循覽所茆歌慕彌結相與樹石
 構宇式志永思觀屏軒而覆露斯存撫片碣而泣
 雨交至良由公清畏人知病懸魚之昭揭勤恤民
 隱陋養狙之眩詐誠以基庶信以抵愛匪事塗澤
 冒被榮名故能上厯 聖主之懷下發氓隸之恩
 于去郡之日也其辭曰靠嵬九疑浩浩湘江合智
 萃仁實生王公藟然高厲鮮于匹雙承 帝曰嗟

來守茲邦爰邁不辰天毀地凶赤子扶扶父母時
 恫夙宵民瘼肉骼溝中亦既康止茂穡戒工制義
 庶孚弘振遐風銀如斷爻刈梗雄董道不豫威
 莫能降政成登爵去我疇同民之蚩蚩不寘思公
 思公之功莫之與隆恩踰冬日義高秋穹思公令
 儀肅肅彤彤難汗非色可尊非容思公話言虛受
 如鐘言鏗滿堂千里響從豐碑巖巖宮廟峻嵩葉
 萬子孫思公無窮

楞嚴寺初建禪堂碑記

馮夢禎

豆實三韭清風先驅察貳草偃縣道承其沛流胥
 史構其廉照發伏神枉務鋤民穢奸宄潛竄譟張
 屏息遽委無飭不沽厚酒之譽造鑊罕及多就薄
 罰之科耕桑不出于鄉鄙工賈不越乎閭閻雞犬
 聲聞四境樂業民日用而不知公相忘而弗有嘗
 論遇物若浼流必刻深視民如創弊恒姑息公則
 寬嚴不主德義是經黃鍾奏而寒谷生溫玄冥至
 而熱海凝凍謝家食之惟來干旄亦云在浚斥子
 衿之援勢白駒更自空谷其聳善抑惡屈私超公

雖權貴不能撓其慮卮言不足惑其聽也公自受
任符守日恪位佇草木四易松桂一轍非夫鑒別
洞朗挾持貞固者其孰能之方將攬頽景以迴照
溯逝波以澄清末俗維新繫公是賴而及瓜當代
摧憲嵩河者稚崩奔巷術摧慘顧簡書之可畏感
留借以無從及其治任西路惟簪履一笈流澤與
繡水俱深載石比鬱林增重于時士庶傾城垆牧
填委引領跂踵瞻望弗及悲號則殷雷驚轉浩歎
則重雲翥起自昔郡守得民未有若斯之深也明

秀水縣治之東北有梵刹曰楞嚴宋長水子璿法
師說楞嚴於此感天雨花之瑞故以名寺嘉靖間
郡有倭變修火具於此寺災焉後吳氏佃為別業
而其址益廓朱樓碧樹照映城隅尊酒嘯歌別是
一番景象達觀可禪師過此作詩吊之有明月一
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之句無何寺址歸僧
時余哭先君子歸預聞興復之議而吳氏冢孫惟
貞復推施址外地八畝以廣般若之幅豈非賢哉
於時豫章密藏開師達觀師之上足也鬚髮方墮

氣宇如龍直欲搏取虛空踢翻大地而達觀師故以興復因緣委之曰汝新出家福緣未足宜保任此事他時後日光明有在師唯唯遂慨然經營之衆議欲先佛設計其貲當二千餘金取之檀那未易卒辦而僧衆又率無所即安師曰不若先禪堂以安僧衆而後徐圖大殿不亦可乎衆曰然時尚書陸公光祖副使包公樞芳與師為方外交甚篤各捐厚貲助之遂以甲申秋七月始事為禪堂三楹禪堂之前為旃檀林又前為休夏堂左右各一

室副之禪堂之右為厨堂厨堂之前為齋堂又前為過旦堂其後為庫司又後為浴室厠室以次年乙酉夏四月畢工規制爽塲儼然千衆叢林而未嘗持疏募一錢於人也乃謀之不佞曰禪堂之功賴陸包二公及善信協力幸有成矣大殿之費宜三倍於此不能不仰於十方子其為我告之不佞欣然點筆作數語為勸而十方檀那久嚮師名德其聲不經而走踰月之間信施雲集會邑大夫陳侯以病卒而奸民乘之造為飛語曰楞嚴之工實

不利于縣治遂暫為休工夫良維宜高少習堪輿者宜知之陳侯為政循良天實奪之以禍赤子楞嚴何為况楞嚴之廢僅二十餘年其前固與縣治俱無恙也柰何藉口師曰不然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緣或者諸佛世尊將以大殿之工待後之有福者未可知彼猶此耳道人何心哉於是師方欲杖錫從達觀師于方外行有日矣乃持一帙示不佞曰此道人所以經畧楞嚴與所以守之者也不佞讀一過見其經畫甚詳而為慮甚遠其綱凡

十條而所最加意者住持之職嗟乎古之住持俱明眼尊宿以故儼臨人天四事供養不為分外今則有戶籍之民耳柰何可責以住持佛法哉師之於楞嚴所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非徒設方便以出之又從而救療其疾苦焉亦不欺其意者也初寺東西各有銀杏樹一株枯死者數年矣師至而復活楞嚴之興此其兆與因以師命作禪堂記楞嚴講者所居其有禪堂自師始有志世守者其毋使斯堂為告朔之羊也哉

楞嚴寺刻大藏緣起序

王世貞

昔我薄伽梵之宰世闡化也以大慈力攝諸天龍鬼神人非人咸集而收之大法門佛子菩薩阿羅漢隨緣叅發贊歎顯密圓通之妙蓋四十九年而所說何啻百千萬言所度之人因聲入悟者何啻百千萬衆薄伽梵遷化大迦葉阿難陀繼起而紹明之尚慮登壇之述不能逮遠而沒身之後微言泯而漸失其真相弁結集成篇以梵音寄梵書以梵書寄貝多羅葉上至國王宮下至婆羅門家遠

至娑竭龍藏靡不轉寓流布而大教之盛如日中天矣後千餘年而震旦之文明日盛緣亦漸起所謂菩薩阿羅漢者多下降於此方而竺法蘭摩騰遂以四十二章經來其後鳩摩羅什佛陀耶舍輩為姚秦主翻譯蓋以漢兒習梵語作梵字則甚難而法不廣以漢語度漢字傳佛印則甚易而法亦流至唐而法師玄奘齒游天竺諸方遂悉奉諸經及慈氏所撰唯識諸論來釐為三藏官置司翻譯易世之後得房融所譯楞嚴而教典備矣然法語

既繁傳寫亦不易自通都大邑之外貧賤鮮事力之家有畢生不能見見而不能自致於是始知壽之梓而印行之流傳亦復廣矣顧諸經之流傳見者頂禮供養焚香咀誦而像引隆崇簡袞重大將携遠致則有所不能循環咀諷則有所不便丹鉛注乙則有所不敢於是開士密藏始發心做弘道比丘尼積砂故事以儒書例募梓而尚書陸與繩太史馮開之相與贊助成大因緣而二公仍各叙之太史所云彼梵筴者以敬奉為法事今梓以流

行為法事其辭甚哲而盡余復何贅獨余嚮者疑觀世音大士以一人之身而具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毋陀羅臂清淨寶目以三千大千之界而無所不應隨應隨足以為萬萬無此事今以梓經一端而驗之固可推也夫百應者化身也不能者法身也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滿也以目為耳是即觀世音如如不動即又白觀自在也或謂觀世音之轉而為菩提達磨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而今乃以梓經疑之不亦左乎是

言方與所志
不然當同泰永寧之際南北人主徇於有漏之果
而泥於文言之麤其用益繁其浸益遠故達磨出
而救之五六傳而後即心非心之教大行而吊竒
者至焚像棄經書七佛名於袒服而流至於倡狂
自恣併其跡而失之蓋棒喝之教窮而教典與宗
皆兩屈矣若觀世音之再轉而為達磨也寧不思
所以更救之乎余不敢遽謂密藏為觀世音轉要
亦能不失其意爾或又謂此末法時也薄伽梵嘗
授記矣念不久且歸之娑竭龍藏而何以梓為即

梓豈復有如迦葉阿難者能傳佛印也則又不然
後慈氏而成佛者非我瞿曇記耶一奮迅而立超
三劫夫焉知末法之中無龍女者出彼龍女寧受
記者哉密藏其勉之諸為密藏緣者亦俱勉之

楞嚴寺刻大藏經序

汪道昆

不佞故不佞佛守儒家言其書五車其所誦法壹
稟於六籍丁年始親內典若河伯之涉大方四望
汪洋莫窺彼岸既而探西來意跋最上乘乃知教
外別傳不立言語文字本然具足非即非非指耳

目黠聰明猥以無得為得矣顧喪家窮子迄今猶復故吾一衲不存珠將焉索要之利鈍異器頓漸殊塗如皆上根無庸大截則如來出世者何事度世者何因說法何用四十九年集經何用五千四十八卷是訶佛也是燔經也如學人何故太上無言無不言如來無法無非法無以觀其妙則默存有以觀其微則言顯一真四諦將無同乎吾聞密截開公通佛心具法眼誓將闡揚三藏利濟衆生則以經度尚方儼若中秘刀布不易購舟車不易

通僻壤遐陬千歲不覲彼俚俚乎不知嚮往夫非河沙衆邪乃今校舊梓以求精良易方策以從簡便計期餘什數襍計費約三萬緡務在流通庶無壅闕於時質之吾友陸尚書馮太史唯然力贊之王長公能自得師相與印可二三君子為之嚆矢言人人殊尚書則曰不籍緣因則不明正因不明正因則不得了因言悟入也太史則曰或以尊重為佛事我以流通為佛事言權宜也王長公則曰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

滿也言周徧也諸佛子法王子長者子有味乎三
君子之言由是發菩提心施菩提力滿菩提願凡
諸罪福惡足以溷高譚竊惟不佞凡夫自矜狂慧
今茲之藥得大醫王顧奉父窮追曾無及於佛日
我躬不閱遑恤未來鮮克舉之愛莫助之吾甚慙
於開士維茲首事願與諸佛子法王子長者子矢
言者三一曰繙二曰契三曰忘經成矣非窮年不
能睹其全如櫝而藏之奚益第齊心誦說如聞獅子
吼振給孤園是為旃檀林薌澤攬矣則深心也
繙而不契口則是而心則非要必得之口而印之
心混融塵刹久之徧躡徧擊觸處洞然是為海潮
音鏡智圓矣則妙明心也契而不忘始將守筌蹄
而忘魚兔必也默成而信歸之坐忘無實無權無
顯無密是為虛空藏諸有空矣則無所住心也斯
意也吾師師師說之詳矣不佞何說哉

寧儉編叙

劉應鈞郡守

書云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蓋傷俗尚侈靡浸淫流
蕩日甚一日如江河下注而莫可止也今之時濫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一
觴極矣有識者能無隱憂思欲砥柱於間一挽浮
靡以還真樸非繇上之躬先倡率不可也桐邑原
泉馮老先生余舊公祖也為鄉達尊超然塵俗之
外獨秉古道而行暇日手一編以示余名曰寧儉
列為六條余閱之則見其汰浮存真去華尚實文
焉不濫質焉不俚蓋酌其奢儉之中而得其要者
也其間一二節目余亦竊嘗舉行往往就正有道
偶得寧儉一編實同蘭臭不覺欣然會心况余守
茲土忝有師帥之責敢以先生之教自私哉偶因

公入湖州舟行過先生之里因出以示桐鄉尹謝
君謝君亦欣然云久欲付梓與方內同志共遵之
余復信人有同心而古道未有不可復者是編也
簡而易行約而易從可以養德可以節財可以訓
子姓可以風齊民其有補於世實非淺鮮故知有
諒余者將必不以余為迂且矯而非笑之也是為
叙

義塚記

徐大紳 司理

禾中素號水穴土貴甚匿而薄者無常堵焉其無

能為死者地可知矣聽然而休曰火之勿問蓬顆也先王政掩骼埋胔且頌頹莫而燼煨曾骼胔之不如強為解者曰四大歸空非其質也下窮於塚上窮於義上下交窮以成此薄惡俗余為之隱然問主是役則曰郡長會中州莒翁曹公來蒞曰燿而熾何族之民也慨然發謀余偕二三佐伍唯是從更不寘於是營塚城之西約民地償之制乃恢焉號曰義塚袤可三里許傍壘石為之崖落基孔道氓人耳目稔識也其東隅有景德寺佛光夜煜

蓋九原覺路云亭然而南峙者真如浮圖也其在天堂之間耶雲帆沙鳥排沒江上骸相枕者抑可長喻沉浮之概矣一日余道經如虎林見羣而噉者叩之則裹骸襲土也且以周稱官長德余於是挺筆長鳴曰夫古所稱良二千石令庶民無嘆息愁恨矣夫亦豈焦國澤量乎第不聞其骨而肉之也漆園髑髏惠連冥漠其有既哉俗謠曰家有隴骨無痛此嚮者所謂澤枯骨也庶民固以誦曹先生義不衰而余尾後之末漫記之以此

嘉興府志卷之五
 藝文
 嘉興府志第二十六卷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鈞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秀水縣學生員陳懷校正
 蓋大京樂欲云亭然而南和昔真吹我圖也其五
 天堂之間亦雲神必真推必云土端林林音林石
 長命武我之琳矣一日余直坐吹我林長章而窺
 於中之限東湖巖生也且以問蘇官長蘇余亦長
 其華是也曰夫古稱蘇氏二千石今無幾無幾息
 其則矣夫亦豈熟國軍量乎率不聞其骨而肉之
 一亦長而長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嘉興府志第二十六卷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鈞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秀水縣學生員陳懷校正

藝文

嘉興縣

唐 南湖送別

劉長卿

家在橫塘曲那堪萬里違門臨秋水掩帆帶夕陽

飛傲俗宜紗帽干時倚布衣獨將湖上月相送去
還歸

送丘為下第歸

戴叔倫

憐君不得意况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髮
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獻
納臣

宋

顧野王讀書臺

唐詢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往事將誰語淒涼六代
餘

白龍潭題畫竹

蘇軾

聞說神僊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
人在只有華亭李景元

劉伶墓

蘇軾

常笑劉伶死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
螻蛄誰信先生無此懷

東禪寺修竹軒

蘇軾

清風蕭蕭搖牕扉牕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
夏簟冉冉綠霜沾人衣日高山蟬抱景響人靜翠

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壁為問鶴骨何緣肥

本覺寺文長老方丈三首 蘇軾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譚
經日便覺峨眉翠掃空師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
旬百無功明年採藥天台去更與題詩滿浙東
愁聞巴叟臥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
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
堂道益尊惟有孤棲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初驚鶴度不可識漸作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間老

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存亡見慣渾無淚鄉曲難
忘尚有心欲向錢塘吊圓澤葛翁川畔待秋深

煙雨樓 方萬里

輕煙漠漠雨踈踈碧瓦朱甍照水隅幸有園林依
燕第不妨簑笠鉤鴛湖漁歌款乃聲高下遠樹冥
濛色有無徒倚闌干衫袖冷令人歸興憶尊鱸

題羞墓 梅堯臣

食藕莫問濁水泥嫁壻莫問寒家兒寒兒顰黑面
無脂驥子縱瘦骨骼奇買臣貧賤妻生離行歌負

薪何愧之高車來駕建朱旗銅牙文拏擐犀皮官
迎吏走馬萬蹄江湖晝起橫白霓舊妻呼載後乘
歸悔淚夜落無聲啼吳酒雖美吳兔肥儂今黍養
慙猪鷄園中高樹多曲枝一日桂與桑蟲齋

輓張寺丞

魏了翁

壯氣凜橫秋如何老作州有見官左掖無地辦菟
裘木落湖陰暝書沈塞外愁佳城千古恨樹靜晚
風道

元 過秀川南湖

薩天錫

三山雲海幾千里十幅蒲帆掛春水吳中過客莫
思家江南畫船如屋裏蘆芽短短穿碧沙舡頭鯉
魚吹浪花吳姬蕩漿入城去細雨小寒生綠葩我
歌水調無人續江上月明吹紫竹春風一曲鷓鴣
詞落花鶯啼滿城綠

暮春沈處士池亭

楊維禎

楊花作絮繚行路荷葉流錢蓋野池黃鳥一聲啼
晝寂不知春去幾多時
明 嘉禾道中

貝瓊

秀州城下雪漫漫旅客蕭蕭行路難
鴈渡空江孤月冷馬嘶長路曉風酸
吳趨歌賦知誰和漢節忘歸幾
自看俯仰乾坤正寥落雲間身寄一枝安

柳橋漁唱

劉基

春風澹澹兮湖水波柳垂橋兮青烟滿莎扣予舷
兮發長歌靡白蘋兮亂駕鸞我前有蛟兮我後有
鼉予往予還兮吁予奈何彼湖有波兮此橋有柳
我維我舟兮聊以搔我首唱歌以遨兮哀莫余偶
有籜在罾兮有沙在留逝者滔滔兮羌不可久綠

蘋兮菲菲落花兮點衣江無津兮海無涯嗚呼寂
寥兮吾誰與歸

又

王綸

楊柳青白鷗不來烟水昏落日乘風放船去顛倒
醉眼包乾坤君不聞西家急科糶東家重築城越
上良田無主尋我漁歌發兮君再聽黃金何似一
絲輕

楊柳黃秋風一夜蘆花鄉漁釣靜忘周日月公卿
不換漢桐江君不見大官呼領兵小官亦戎行天

涯歲晚多風霜我漁載歌予情慨慷鑑湖客借賀
生狂

買臣妻墓

方孝孺

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叮嚀囑付人
間婦自古糟糠到白頭

感遇二首

呂原

世路多嶮巇人心有凹凸荆棘聚成林雲海蕩為
穴議道不容高憂纏安得悅鳥道紛縱橫羊腸盤
曲折蕭索遇涼颯梗澁冒寒雪平地生崎嶇坦途

成帶嶮線徑細驚恐石壁滑蹉跌浩浩千丈波環
環四方轍歎濟川無梁將行沉乏橈寰宇不容身
浮生空掉舌事急方艱難時危正杌隉市利輕錨
銖物情變涼熱擬步如漆昏翹首若燈滅雲雷屯
未休煙霧深何歇要津風浪惡古道網維缺孟門
豈羈束太行非蘄絕何當騎鴻鵠仰弄蟾光縈
古人有格言凡事豫則立厥德苟弗慎追悔亦何
及時過勤苦學成就焉可必入室慮他人何如甘
酒食儵鮓肱於沙思水已無益較碎輻室大事敗

重嘆息戒得防臆心貪前逐兔跡財禍宜早散寵
危須速釋身蹶駕思稅物誤貂始擲毫未昧先圖
滋蔓即難戢老大奚悲傷少狂不努力君看噬臍
者畢竟徒啜泣

白蓮寺

徐霖 郡守

名山不允高僧占好句應留過客嗟傑閣凌霄千
萬佛短牆臨水兩三家閑來携我樽中蟻醉後看
君臉上霞他日相思是何處薰風亭館白蓮花

白蓮寺次韻

姚綬

琅玕滿院未全貧節下題詩意是新入社也知須
我輩逃禪不識是何人東樓獨倚千山雪北郭空
飛十丈塵清曉春風吹棹發曹溪一派正無津

白蓮寺

屠勳

不到東林今十載驅馳王事敢深嗟最佳綠竹此
時景無數白雲何處家野逸底須歌白石山林聊
復醉流霞布金卓錫空塵眼寶幙珠幡亂雨花

普濟道院

姜諒

玉甃清寒古殿重苔花滿洞白雲封函關紫氣千

年後北極威靈萬法宗露井斷碑題歲月天瓢滴水伏蛟龍功成若許留侯隱擬覓丹砂訪赤松

與客野坐

包鄴

步履因逢客班荆偶列筵錦茵花滿地翠幙樹彌天瀑瀉漁陽摻鶯調陌上弦因忘巢燕日聊慰問漁年

秋懷

呂憲

籬頭絡緯應寒蟬江上霜楓且欲然鄉味時嘗張翰鱠漏聲夜永遠公蓮酒邀明月成三友目送飛

鴻有五弦今是昨非真大夢只求開口笑年年

高陽行贈范司成

屠應峻

君不見高陽酒徒氣若虹酒酣仗劍謁沛公褒衣側注反遭罵豎儒瞋目稱而翁軍門拾謁使者入麾予雪足來趨風儒冠自昔為人下豪士纍纍走中野公卿半屬鼓刀人塵埃誰是彈冠者侯門義峩仁義存金貂白玉多殊恩九達車馬若霆擊中臺咳吐如春温丈夫風雲不自致寧能呶嘍齷齪趨華軒菁山先生真崛竒文章垂世光陸離懸

結球世莫識陽春白雪和者誰憶昔予為門下士
諸子森森並蘭時白晝行歌秦駐雲醉後清心越
溪水即今已十餘年人事升沉豈堪紀鳳儀未上
金門書呂甥尚曳東郭履後也雖負鴻漸翼失勢
青雲未能舉去年有詔收駿骨沈咸十蹶始一起
先生豈是百里才驥伏蓋車墜兩耳幾年卧遊湘
水東洞庭雲夢清若空青蠅營止叢棘白露颼颼
摧孤桐長安春半氣猶烈上林木冰柳條折潞水
方舟不得行匹馬蕭蕭踐冰雪高陽客舍行人踈

糜珠斧桂為晨舖天寒首霜茅未茁夜深鼯鼠時
相呼鵠袍諸生半僵卧玉署談經能聽無君不見
黃金峩峩千尺臺昭王樂毅俱蒿萊漸離擊筑已
絕響荆卿易水歌空哀吁嗟乎人生得失何須數
尊前俛仰成今古時來北闕繫金魚歸去南山射
猛虎

村舍閒適

孫植

溪塘小築傍魚磯春日閒門客到稀弱柳絲絲含
雨綠繁花片片逐風飛孤踪自覺游塵遠幽意誰

言與物違歆問桑麻逢野老坐來涼月滿荷衣

秋日閒居

秋宇望寥廓兀坐希沉冥門巷寡塵鞅煩囂寂無
營一榻以終日俯仰千古情飄風何颯颯起步臨
前榮雲烟澹將夕金輝倏東升零露泫庭柯灑氣
澄空明日予秉微尚立園賁幽貞哲人不可即顏
矣負平生

題沈比部執甫釣叟圖

王世貞

蟠溪老翁八十餘此翁釣侯非釣魚若言軒冕異
丘壑虞聖亦稱雷澤漁胸中但貯小雲夢焉用形
跡分區區沈君家住葦蘆鄉綠簑衣底天茫茫一
朝鵬化擊寥廓九萬里翼雲飛揚雖然得意挂朝
籍忽忽舊遊中不憚晨從大國問烹鮮夕向窮閭
憂竭澤孫枝為寫湖頭色展看烟波流几席賀監
禿酒徒病昏無所知始乞黃冠去鑑湖能幾時桓
家小孺子躁心在塵網何必解郡符始稱五湖長
而我故是王弘之釣亦不得神長怡藉令物色羊
裘去終許菰蘆明月知

海上訪王子不值

追會嘉禾道中

王世貞

芳波初成綠柔楊亦已萸乘此嘉淑候慨焉效安
期川塗雖綿邈未獲展光儀前維悄然發後舸日
夜追朗耀隔浮陰景風為我披携手登巍堞贈我
以新詩彪毫等霞絢溢齒若川馳辦勝畧歆流神
王鬣不移斐然見狂簡余歸將庶幾

沈純甫過嶺南

王世貞

萬死投荒不自嗟片鴻驚我白鷗沙神交豈必從
傾蓋身在何須復顧家過嶺清霜披瘴色懷人古

戊有梅花江山處處皆文苑莫遣窮愁負歲華

送朱虞葑視江右學政

王世貞

卓爾松筠操皎然冰玉姿已標循吏冠復作儒林
師左蠡揚瀾日豐城辨斗時青衿歸水鑑絳帳吐
風儀鷺渚飛揚旆鷄山黯澹危老夫貪一壑後會
恐無期

東郭草亭為沈大夫賦

管橘

幽偏角里足逍遙小憇茅廬勝折腰十畝瓜田春
樹合一灣萍水暮烟消亭如綠野堪供賦地似樵

源可避囂不獨于今成吏隱也令千古讓風標

南垓草堂

管橘

衡樓虛寂似崆峒野老相傳舊闕宮曲徑春深麻
苧雨小亭秋滿芰荷風吳崗越嶠微茫外沙鷺汀
鷗隱見中須信世途無坦地只宜長日醉芳叢

途中得吳中望書有感祖墓在嘉興 吳國倫

關下僊班夢未回白頭相望遠登臺馬經芒部山
烟過鴈帶昆明瘴雨來萬里論心天咫尺百年懷
土日徘徊離離高塚虹橋畔猶是延陵王氣開

嘉禾道中

吳國倫

津亭落日繫蘭橈李城臨海國遙百里魚鹽長
水市萬家烟雨瑞虹橋青樓越女歌相屬白苧吳
兒舞自嬌最是江南佳麗地可憐機杼日蕭條

苧村雜咏

沈堯中

村舍桑麻綠似油一番煙雨一番稠個中惟許田
家樂贏得區區住隴頭

苧村烟雨

灑湖遠在橫塘外何事穿林到戒傍卧起相看俱
不厭獨憐瀲灩帶斜陽

灑湖夕照

草舍孤眠夜氣清
景龍鍾韻卧中鳴
聲聲似喚邯鄲夢
却笑朝臣待五更

華嚴曉鍾

真峰危峙接星辰
忽覩峯頭片月新
共道威王來寶地
帶將南海一鈎銀

真如新月

南浦悠悠無盡頭
征帆隱隱送扁舟
逃名誰解鷓夷子
一任天風過海洲

遠浦征帆

湖天蜃氣湧樓臺
十二闌干次第開
玉笛一聲雲外落
却疑身在大涼來

虛樓弄笛

凭軒西望送斜暉
兩岸蘆花傍水肥
遲客未來舟漾漾
不勝楊柳綠依依

野渡橫舟

幽居東去種瓜田
樹裏衡門翠影纏
夾道女蘿山徑僻
小橋流水落花妍

東籬曲徑

晨起村雲四望餘
太虛為御竹為居
也知世路難于泊
且向淇園自卷舒

竹塢停雲

東郭先生坐小舸
雪中棹入荻蘆汀
江天漫漫迷歸路
猶認松頭數點青

松臯積雪

泛湖至白蓮寺

殷仲春

暮春歷幽尋尋遊興
不輟停策憇遠垌
亂流泛輕

樾遙遙至藂林清磬聲寂次灌木蔭石梁諸篁媚
澗輒振衣叩禪關復值同心哲晤言析勝義蓮社
欣復結沂泗登孤嶼迅湍分流決野日澹清暉林
薄映截窠幽禽響藉菴狎鷗戲清冽景落荆中流
登艫望猶缺擬將學無生相隨味禪悅

漏澤寺

釋斯學

一徑草蕭蕭三門歲月遙白雲非舊主黃葉自前
朝有法空高座無燈掩破寮揭來生感慨暮雨作
花飄

南湖賦

陳彥博

禾城之南有積水焉介吳越之土疆直斗牛之星
躔雖川浸之不侔亦泛濫之所先挾地勢之爽塏
匯清波之淪漣紛纒纒其來屬咸增奇而効妍若
乃其流源委也則天目之崖苔雪之溪東會吳淞
西控禦兒支流旁達聯絡相維以灌以漑以遂夫
土宜其南則長水之塘爰山之鄉出硤石道海寧
岸絕兮望洋其北則杉青之閘平望之亭表裏湖
江并包濯清衆流之趨混浩浩以達於滄溟其上

則有良田衍沃灌水叢泓麻麥夏熟秔稌秋登漚
塍綺錯原隰縱橫蔬圃之利瓜芋薤菘蘆菹茄莎
實繁有生其中則有萑蒲葭茨澶漫渺瀾翠荇牽
絲紅蕖濯錦菱生而紫角爭奮茨長而紅頭款齊
玉截肪而無玷珠脫蚌而未纍可以續食代飽為
水菰之珍奇魚則鯪鯢鯪鯢鯪鯢鯪鯢鯪鯢鯪鯢
雜以蚌螺網罟相求泌御交加霍如霧散倏爾雲
遮或鱗甲璀璨或鬚鬣鬚鬚或貴列鼎俎或賤比
泥沙以得之而厭飫恒家益而戶夸鳥則鴛鴦鷓
鴒鶻鷺春鋤羣娛競沒去曉來晡起如飄風泊若

鵲鳧鷺春鋤羣娛競沒去曉來晡起如飄風泊若
浮壺逶迤吐渚唼喋菰蒲矰戈之所止且若乃時
雨降川澤盈春流汨其乍起綠波灑以鱗生於是
淑景布麗微風扇和青莎綠堤虹梁跨坡都人士
女徃來娑娑列綺席間青歌楊桂楫浮綵舸以樂
時雍既利且多又若潦水盡寒潭澄天翳絕湖鏡
平望頽陽之西下見明月之東生漁歌互答水
漉清輕艇短棹比渚連汀實豫且之攸樂匪伊人
之所恒別有浮屠之宮號為真如孤塔岩堯仰攀

雲衢俯瞰川陸渺漭縈紆巨浸涵其表遙峯峙其
隅極南湖之壯觀攬秀色而無餘唐名臣實為風
氣之所聚亶乎昱而光新凡湖之美盡是而不乏
所陳矣嗚呼噫嘻惟昔春秋敵國初讐夫羌勾踐
各奮其謀疲民以逞暴骨為丘樵李敗師甬東使
居越不為僂吳其沼乎然則是水固嘗閱前代之
興亡鑑當年之成敗洗干戈之污穢復民生之凋
瘵語其量一勺之多語其用五行之大豈直涵煙
波浮蘋藻狎遊觀資玩愒而已哉

唐 保安禪院記

陸贄

聖皇御極深憫闍黎一教之湮微常侍宣恩大復
會昌五年之釐革靈山聖境煥綸綍以增巖宿德
老師遵憲章而還住燈幢法界漚電妖氣惟顛
之有文冀鯨鯢之無噬沂茲禪院肇古叢林驛駐
魏雉鰲柱尚銘乎通聖法崇蕭帝龍章賜額乎保
安浙地蟠靈祇園迓秀頃薦罹乎劫運倏幸轉乎
慈風握天心以印人心假佛力而鳩凡力矗宇繚
垣軒睇視乎三千沙界考鍾擊鼓譁祝頌于億萬

丕基爭知赤手成家驀見黃金布地千燈續耀四
衆攄誠坐迎叅蒼荀華都生心上登龕打坐須彌
山只在眉端憇佛蔭而福德難量舞皇風而涓埃
莫報用資琬琰永作砧基

宋 真如寶塔記

鮑義叔

中土自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固知有經也菩
提達磨以法來華人固知有法也阿育王於佛滅
度後一日之中造浮圖八萬四千皆西方殊勝事
華人未之知也逮吳赤烏二年康僧會擁錫至金

陵吳主使求佛舍利既得之既為造塔自是浮圖
始建於中土而吳中獨盛焉隋唐以來名山勝地
表剎相望赤珠夜明毫光晝現四種八種三意六
意瓶沙發願宰堵正名衆生不見心者如闇而迷
仰觀斗極無感不應無應不神所以塔廟莊嚴徧
於四維上下矣樵李為郡實今輔藩臯陸四周平
夷洞達宜有標植用鎮陬隅雉堞离方真如蘭若
薌雲覆地華雨彌空嘉祐壬寅歲有法師自南者
嘗建神王護國般若寶塔善道衆生修崇梵福宣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六
和庚子逆寇兆亂焚蕩無遺僅存地官冶銀塔像
佛牙舍利光彩如新歷年既多因循廢墜今比丘
上首智炬夜夢觀音大士有所告語於是勇猛精
進捐財施力復有長者檀波羅衆捨已愛樂無量
數計共成佛事鳩工於淳熙十年仲冬二十九日
落成於慶元三年孟冬六日雲壁八面絢爛凌室
路盤七層巍峩出地東際滄海日爽光明西瞻都
畿佳氣葱鬱南極於越江濤轟怒北顧吳會太湖
汗漫介日月之間出雲雨之上十通大用三界無

邊統萬有於微茫視億載於頃刻猗歟偉哉誠迦
維之妙刹羣生之指歸也作是語已有一居士長
跪問言昔聞如來談灑華於鷲峯時有七寶塔涌
出現前其中發大音聲又休胥國道合尸羅於指
端出浮圖七層有僧執爐蓋旋繞而行以較彼
孰真孰幻夫萬法生滅孰非妄幻幻身既妄物物
非真作如是觀無名為法不取於法無得而修法固無
為相有真實現前三昧如立山高福不唐捐亦復
如是如來方便提引衆生勤力修行成就幻力空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不是色道不虛行出世階梯故應頂禮

明 姚公綬集序

屠應竣

姚先生者嘉之豪賢人也名綬字公綬 英皇帝
時起家進士拜監察御史出理兩淮醜政禁奸摘
隱摧抑豪右于是謗喻喻起未幾出知永寧素綱
直不任吏則嘆曰嗟乎夫人生于世若馳電也進
不能憑翊清時勒功鼎室退則捐軒裳竄巖穴侑
素辭以自見耳乃竟解官歸放浪江湖間因神仙
之說以自廣稱丹丘生又稱穀菴子善楷書圖畫

所著文詩千餘篇久日散逸後四十年曾孫堦始
哀次之蓋存者什二三云屠應竣曰吾郡當吳越
山水之交土衍而澤秀蓋多博達宏雅方聞之士
云漢武帝時登選俊茂黼黻章軌而朱買臣莊助
父子則以吾郡之彥著聲公朝龍驤鳳儀軼覽千
仞矯矯文學之宗也英哲代興篇籍日播縫章吳
制咸夏殊曲皆彬彬兼有其文質焉嗟乎盛矣近
世巖穴之士剽見襲聞萎腰章句蓋于右鮮稽也
至于縉紳先生寅亮休廷纏糾榮譽雖時時所論

述欲以振縉文林協玄典素豈不罕哉先生少雋
異不諧俗好仕又才數年竟自免去徒欲以空言
憲後迹今所存雖縱軌岐路漁義謠雅究其用心
固已雄視當時光登儔匹矣予生也晚不獲究聞
于先生而風流嫺雅每從長老言之未嘗不心慕
也乃序其簡端若此

太平樓碑記

范言

何侯令嘉興以治行聞當宁徵選風憲既至竟補
工部主事邑人感其恩而惜其去譬諸嬰兒乍離

乳下悲愴悽惻眷戀弗捨于是父老倪錫輩治碑
頌德以銘屬言范子曰嗟乎迺余觀嘉興令之賢
有金谿洪侯範其後則有何侯洪侯簡易溫良綜
理周密均田糧刻有板榜示民以畫一之守侯則
明爽嚴毅張弛不違均里甲預為冊式要皆清慎
省務為邑人久遠計而不為身謀者顧板榜不久
尋毀冊式漸有異同之議古人謂有治人無治法
詎不信歟若行鹽牙鋪不及編氓而責諸徽人之
有質庫者以鹽商多徽人也風涇巡攔邑民但令

供課力役則歸嘉善也清出歷年餘銀三千兩有奇以裨荒稅不累貧民此皆洪侯欲為而未及以俟吾侯于今日者蓋其先冢宰公守溫時撰牧民備用侯治嘉殆多祖述故其政章若此諸弟若子績文發解嚮用有期則治嘉之政又將宣軌以詔後矣群黎感戴道路口碑宜若無俟貞珉然揚鴻休以昭令德非碑無以畱不朽迺立碑宣公橋宣公者嘉之先達陸相贊佐唐效忠題橋以表賢也橋故有樓燬于寇侯瀕行始克新之宏敞高朗屹

然重關于是榜其樓曰太平若將徼福宣公之靈以庇其鄉人者一舉役曷嘗忘情于民哉且仕途多巧慧每為達官貴人樹綽楔庶幾其宣媿而匿瑕修古闡幽曾不暇及侯也巧慧是懲于人所不暇及者獨加之意是豈有為而為者哉景行先哲樹之風聲即此可以觀政矣政存論定寵命日新則陟華躋要省署與風憲等又何擇焉政紀若干卷先已付剞劂傳之通都茲不贅云侯名源別號心泉江西廣昌人嘉靖己未進士銘曰巖巖者

樓在橋之澣溶溶春波來自南浦波以澤枯既沾
且濡橋以濟險自近及遠險也攸濟孰濬其利枯
也攸遂孰究其惠茲惠茲利猗吾侯拊循之治召
棠或悴狄碑或碎茲橋茲樓猗吾民墮淚之地

何侯生祠碑

鄭曉

夫秦除封建以來獨兩漢吏治晒然所至郡縣今
之民猶能口道而手畫之此無他德溥則澤深澤
深則流遠理所固然也若嘉尹心泉何侯其漢之
遺良乎侯產江右椒丘公之後少負雋才文譽籍

甚以進士起家來尹嘉興秉道矢志持憲烈烈律
已端詳而心顧純厚時干戈甫息水旱仍之瘡痍
未起侯始下車即稽其流弊裁革冗濫者數科嘗
籍民田侯曰民之困者緣規避脫漏也乃悉心區
畫至忘寢食俾惰民猾胥無所容奸而乾沒請寄
之風亦賴以息斯侯之有功於民至大至大者與
若夫當冗費而示之儉禁苞苴而示之清緩科稅
而示之仁興學校而示之教抑蕪并而地利興脩
城堡而武衛立清郊野而外戶不閉恤孤獨而顛

連無告者各得其所其所樹立者與兩漢循良度
 長絜大誠不可異日語矣海隅方恃侯以為命而
 侯應徵書以行行之日雖幽巖奧谷之民率攀車
 請留至溢巷塞途所以表去思而揚德美者有歌
 有謠請文刻石而樹之庠序津衢已至再且三四
 矣民之思侯者又不能置也復為祠以祀之祠在
 龍淵寺之左門首有題中有堂堂之上肖侯之像
 焉人之所切切於侯若此俾繼侯而作者式是為
 訓與侯齊美聲施無窮則是祠也豈特歲時伏臘
 已哉侯名源字仲深已未進士

南陔草堂記

王世貞

曩余薄遊攜李南過橫塘郊墟幽曠竹樹蓊蔚余
 甚愛之問之舟人曰苧村也疑有真人在焉一日
 郡大夫沈公執甫以陸士仁所繪圖進余恍惚久
 之大夫曰此苧村所構南陔草堂圖也始祖南園
 公棲隱東臯構有草亭已治園于水南叔子靜庵
 公世濟其美吟嘯泉石諸名公從之遊晚得夏太
 常景圖其亭勝并顏東郭草亭四字鐫石以傳以

不問生產所遺十不存一歷四傳而得先大夫南
野公家益旁落所遺百不存一曩昔園亭之勝已
付之廣莫之野僅存太常二石卧荆棘中耳先大
夫叨有薄秩性恬退不樂仕進日與里人縱酒六
博且曰南園湮沒已久野固在我與若輩同之已
卜築于亭村余髫時誦讀其中允五迂復傍南園
公遺址構有數椽後園仍構草亭白亭山居正當
新構之南近稍增葺二十餘楹南對淇園綠陰當
戶迤東短籬曲徑松篁夾道折而北又折而西過

釣磯北踰小橋則草堂在焉堂四面植梅傍橋植
柳橋西為水屋中容小舸南樓三楹扁曰亭村烟
雨蓋嘉禾之最勝處西瞰滌湖與烟兩樓相望樹
杪湖光如練帆影出沒真如華嚴兩浮圖摩空而
獻奇又西為望湖亭亭西為渡口則主人遲客處
也總園之木以百計竹以千計藥苗雜卉不計其
數而園之外田可一頃秫得其六秬得其二苧蔬
各得其一水際田旁環以蕭葦菱芡之屬大都園
以野勝野以園勝履園思園履野思野兩南公風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六
雅洋洋如在其目故堂以南陔名志思也子盍為我記之王子曰唯唯古者鄉飲禮鼓瑟歌鹿鳴畢笙乃入奏南陔南陔人子思親之詩詩亡有其聲而無其詞今大夫方擁大篆建牙海上弘天保采薇之業異日解組以歸郡父老子弟于堂行鄉飲禮笙歌迭奏與松濤篁韻互答響應信可樂也且吳越中固多勝地蘭亭修禊事也亭林修輿志也猶千百年不沒而大夫繫思南陔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大夫有烏豈流連光景者比哉大夫名

堯中萬曆庚辰進士

廣福華嚴講寺清白池記

龔勉

嘉禾自長水法師獨契宗旨以來故其士人多尚禪學而禪林講寺亦甲於大江以南其最著者曰天寧曰東塔真如天寧以弘麗勝真如以幽邃勝東塔則兼二寺之勝而曠遠過之且其來最久誌謂漢朱買臣故宅也塔以後有水兩池為清涼園師所鑿界以淨道時見二色清若凝碧白若浮玉左右相映而不相混豈佛法靈異真變幻不可測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六
識耶池故有亭歲久傾圮萬曆丁亥寺僧芳藻重葺之余時守嘉藻以記請適苦於簿書弗暇也既而叨叅浙藩將之婺馮開之太史餞余錢塘江濱語次復為藻僧申其請余許之近抵婺數日偶晝寢夢至寺中獨步池上見澄波瑩澈韻涵太虛若有契吾清淨真心者適藻僧供茗余問之曰池名清白果起於境耶抑起於見耶若起於境則池本無異若起於見則眼非有別而云何清白之異名藻未對忽有一老僧龐眉皓首翩翩仗錫而來問

余何言余以前語質之乃對曰凡有色相本來皆空惟見各自別耳故水一也見以為青則名曰清見以為白則名曰白而此池本無不清也無不白也然亦本無清也本無白也一空而已達人智士苟能不觀以水而觀以目不觀以目而觀以心不觀以心而觀以空則超鴻濛混希夷水尚無有而何有於池池尚無有而又何清白之可名哉是清是白是境是見要有不必辯者余聞之豁然驚寤因記夢中語而書之以質於太史俾寄藻僧刻之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六
池上

嘉興新建預備濟衆倉記 沈思孝

嘉興故以一縣麗郡而舉郡百雉以內官寺林立
厝積如坻皆縣所自有洎宣德中析置縣而奪隸
秀水由是嘉興僅若僑署而二倉以名存置不問
者幾二百年所丁酉秋昆陵鄭君來令嘉興標尚
孤絕仁明雙運吏文無害民不忍欺未踰周暮境
內康悅莫不暢膏潤而刑廉風也已復謀近及遠
以為郡不七十里而濬海一旦烽舉則荷戈恃餉

出闔城下其或地財耗斂餓民蒙袂踵相就食乃
曾不京困之計其何以一切首事旁縣而稱謹蓋
藏挾其食而使民無不繫於上也方度可以倉而
未得者頃之會有貴家故侵浮屠地方及里魁奸
由誅其匿賦足以址而經費者君用上之中丞劉
公直指方公下其議藩叅湯公兵憲劉公郡守張
公咸以為稽故實謀將然政無此最亟也君既得
請遂量功命日乘民畢務而戒之曰縣無其倉而
有之自今日始假令豐牆峭趾財散木而丹澤之

則等之無倉耳其必築不負防財不負榷棟觀甃瓦墁不負堵而蔽也為約因選良澤堅度司比藝衆技畢奏登登四聞君復夙宵遄往勞勤最惰不載旬五而績用告成凡為所事三楹左右翼為社學夾階東向曰預備西向曰濟衆連櫺而殿間各有八周墉環合門屏榻立右控佛寺前帶通莊約佔地四畝四分零揆費二百三十三兩有奇落成之日觀者填道咸為低回瞻歎余日是豈惟風雨攸除不侵豆區之數有備存救而已哉將使觀是

倉者士大夫當思既已樹業公家宜令一鄉之人隱將芘其所賴何至剪割桑門以遺口實閭右素封當思擅有地方莫非王土安可嫁其惟正之供為奸觸大罪而使敗譽凶愆與此倉共垂不壞也蓋其費小其功大其推見隱其風戒嚴此又鄭君善為昭勸寓政于倉而立教首于二豪者乎第念宰官勢盡尚不終有佛土迺漢風閣郡之名蹟比丘獨以擁不貲居然據為密室而不之復觀是倉者又不能無慨于斯云鄭君名振先字太初

三徑遺芳序

沈堯中

嘗讀陶靖節歸去來辭委心乘化遺世獨立若無物足以嬰其慮者而猶不忘乎三徑之菊若曰聊以佐濁醪制頽齡而已而後世羨靖節者則羨菊羨菊者亦羨靖節甚或有所托焉以自寓其瀟散幽澹之情則菊東周先生是已周先生世居白苧村與先大夫為執友余亦間從杖履先生性不嗜酒獨嗜菊有感于採菊東籬之句別號菊東家無附郭獨標岐黃以活人往來雲間不遠百里及中

倭間關散徙三徑不復存矣而嗜菊如故也嘗自言曰菊在則菊為主而我為客菊不在則我為菊而客為我陶藉弦歌我藉七著陶飲而醉我不飲而飲客蓋得陶之深者先生有子曰紹濂以茂才其承厥志業先生之業先生沒深自痛責于所未嘗衣者則不衣未嘗食者則不食迄于今凡三十年如一日猶以思見先生而不得得見先生所嗜可矣思見先生三徑而不得得見先生所嗜之影响亦可矣乃蒐羅百代漁獵千家片言隻字有當

于心靡不歸之輯成凡若干卷名之曰三徑遺芳
走簡白下丐序于余余不敏何以文為然而知先
生者莫余若也世人善誇詡而先生以真率世人
尚機械而先生以純白余雖不及餐先生之菊而
先生之心余則知之竊怪夫世之為菊者那焉其
枝翻焉其英非不橫秋而傲霜也而其氣似蒿餌
之則傷人是蕙也非菊也若先生真能與靖節同
芳矣且靖節謂其子不好紙筆而先生之子能作
騷人語且善飲飲輒醉醉輒吟胷中無少町畦亦
如先生之為人余頃營白苧山居邀與俱隱未果
而是集先成余故不辭而為之序

嘉興縣學義田記

朱廷益

田以義名非古也古者制民常產計口授田子與
氏陳王道而繫庠序學校於井田之後謂凡厥正
人既富方穀而周之盛也鄉以下必有圭田田不
必置之官士自得資之民厥後稅畝行而阡陌起
於是民間之田轉相貿易豪強因之併吞貪暴從
中弊隱富者田連千頃貧者地無立錫有不啻如

賈生所嘆息者嗟嘆民皆失養何以養士以士貴
自立即無恒產不可無恒心乃司教化者可徒過
責之士坐視其莫之養而不為之所耶則制產於
今之時宜亟矣夫齊民無田或挾一技執一業不
然而負販傭作皆得食其力士則屈首授經逢衣
緩帶一切襍流猥作既非所宜任以至分外營求
惟圖哺啜者尤非所宜安自匪承席世業僅僅可
可以筆耕而受徒遊學糊其口於四方若舍此而
欲無田得食食安從給矧論士於吾鄉更難言矣

吾鄉人文甲於兩浙士之占名膠庠者郡學約八
百餘名若東西兩庠約八百餘名以上此百千第
子負其中什之六食其土之毛無所事濟又廩於
官約數十人猶藉歲餼其餘公私無可資者什幾
三四非盡無恒心士也恒產則缺焉莫講迨嘉靖
間 部使者袁公始置學田今猶賴之茲遇學使
伍公加意樹人下檄廣置區處有微權經理有定
法人方謂曠古盛舉有功於斯文甚大而吾邑鄭
侯自初下車即惓惓以造士為念會發豪民隱田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壹千餘畝侯慨然曰以沒官虛田成樹人寔政此
一時也遂移文諸當道籍為義田分隸三庠以布
大公兼條七事以垂永利侯之以斯文為已任顧
不重耶夫田曷言乎義也士不能自食而資其養
於官人攘為已利而田始名之為義且以地方二
百餘年未修曠典而今日聿見舉行蓋有伍公之
為提督有鄭侯為之提調時如有待事寔相成豈
非吾鄉士厚幸哉士既幸有此藉矣抑將何以為
學聞之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者固士人之田

也試以其槩辨之士無論飽食終日好行小慧者
之非義即千乘弗顧簞豆動色者皆利也非義也
亦無論踰閑傷行乞墻取贖者之非義即正誼明
道有為而為者皆利也非義也誠辨乎此而師以
義率士以義勗則是舉名為賤乏而寔以磨廉礪
介詎云贍士而由之貞教維風績孔緒於未墜挽
世道之將傾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慮始善終
祛濫剔蠹以永茲義於勿壞則學使之憲約與鄭
侯之善規犁然具也而余何敢贅

大雅題詞

鄭振先 邑令

余自戊戌秋月一再課諸士。今庚子夏匝二暮而課執凡幾盈筐。諸士各極才致。搃歸爾雅。余為行其什一以裒世蕪。志一時相長之誼也。題曰大雅會課夫士而相與修明經術。周尺漢龠自在。自風雅道喪。譚辭繽紛。玄醴代降。輪車遊殊。即自命引商刻羽。山輝川媚之音。以當黃鍾大呂不入也。矧其竿好。既遠蓬根。滋蕩青萍之價。希貴白雪之和。殊驚乃欲。偶舌黛駛。以資適為。逢不幾負春糧。

而與羿俱走乎余於滅沒外。相士其文造意必宅乎其出語璀璨。鑠目上沂西京。而大要以宋人為緣。其識吞吐靈精。而墨守程朱說。惟謹其落楮矯矯。猶龍不受羈紲。而恐偃一先生之言。背經術為士。趨病風。風乎大雅之觀止矣。諸士公車且屆岐路。在前素絲。受染惧雅之浸假而漓也。憶余聞教玄室。先生曰。致身之始。慎無先足。白圭之玷。在言猶爾。况於行乎。余不敏。惟服膺斯語。倘諸士心以境易學。隨世轉。不顧負幹浮天下之湛淵。而詩書

彙冢大雅謂何願與諸士勗余無忌於師說而諸士無忘於大雅之旨也敦學不畜半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雅', '師說', and '敦學']

